

日常生活的 心理分析

〔奥〕弗洛伊德著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B842.1
5
〔奥〕弗洛伊德著

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平面设计 梁 珊

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

[奥]弗洛伊德著 林克明译

浙江人民出版社 江苏金坛印刷厂印刷
(杭州武林路125号) (金坛西门大街70号)

上海市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5.875 插页2 字数129,500
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
印数00,001—60,000

统一书号: 10317·352 定 价: 1.18元

目 录

曾序	(1)
译者序	(4)
第一章：专有名词的遗忘	(7)
第二章：外国字的遗忘	(14)
第三章：名词与字序的遗忘	(22)
第四章：童年回忆与遮蔽性记忆	(36)
第五章：语误	(45)
第六章：读误和笔误	(69)
第七章：“印象”及“决心”的遗忘	(77)
第八章：“误引行为”	(96)
第九章：“症状性行为”及“偶发行为”	(111)
第十章：“错误”	(126)
第十一章：双重错失行为	(133)
第十二章：命定论——机遇——及迷信	(138)
弗洛伊德年谱	(173)

曾 序

假如有人问我，想了解影响近代心理学甚巨的精神分析学说，应该从何着手，我会毫不迟疑的回答说：先念弗洛伊德所著的《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》及《梦的解析》。因为这两本书主要在阐明精神分析的基本学说——“潜意识”之存在，及运用于潜意识境界之“原本思考法则”，不了解这两点，就无法了解精神分析的理论。

人之精神活动，一部份在意识状态进行，即是人自己能觉察到的，但大部份却在不知不觉之中，所谓潜意识状态中进行，所以，人常会做出别人不能了解，甚至连自己也不了解的行为，说不出该说的话（遗忘），甚或说不该说的话（语误）。以精神分析为基础的动态精神医学，对现代社会最大的贡献，就是帮助我们剖视潜意识的境界，对人类行为作更有深度的了解。

精神分析家认为人格可分为原我、自我及超我三部分。此乃观念上之划分，而非解剖上之分割。所谓的“原我”乃指人格上最原始之部份，包括各种欲望，如自我保存欲望、性欲望及攻击欲望等等，是生活的原动力。原我之精神活动通常在潜意识状态下表现，无法直接意识到。不过透过梦、幻想或精神病人症状等与原我有密切关系之精神产物，可以大略推测其真象。所谓“自我”，是能为自己所意识到的“我”的一部份，其主要机能为处理自体与现实之关系。一方面感受现实，一方面接受超我之批判及控制，处理原我之欲望，使之

能适应现实。自我之精神活动一部份在潜意识状态进行，但大部份在意识状态活动。至于“超我”乃指人格中之监督批判机构，其主要作用乃在于依据其社会观念，监督是非善恶，作为原我欲望之表现及自我行为之准绳。超我之机能一部份在意识状态进行，大部份则在潜意识状态发挥其作用。

我们在日常生活里，常常把一些事情遗忘。所谓“遗忘”有时是因为随时间的消逝而自动泯没，有时是因学习之前后，又学习别的事物而受到干扰，使之易于遗忘，以上均属于通常之“自然遗忘”。精神分析家发现另有一种很重要的遗忘，乃是由于个人不愿意记忆，即有目的地把一些事情，经由不知不觉的过程，把它遗忘，但在特殊情形之下又能恢复其记忆，称为“动机性遗忘”。

换句话说，一个人常把一些可能使自己觉得痛苦或难为情的想法、冲动或记忆，从意识之境界，经由不知不觉的过程移放到潜意识之境界，说是“遗忘”了，以免因为意识到而感到不舒服。这种压抑的过程，是在潜意识状况进行的，称为“潜抑作用”。这种潜抑下来的精神材料处于“下意识”状态，受着一种阻力使之不易再被意识到，即“阻抗作用”，以便于保护自我。可是有时这种被潜抑下来的记忆、想法或冲动，因为力量很强，不受超我之批判和监督，或者因自我之处置力量松懈了，就突破阻抗力量，再度浮现到意识境界里来。对于这种从下意识出现到意识境界的精神活动，我们常不易于接受，乃以“说错了”、“想错了”或“作错了”等籍口——“错误”来否定它。

弗洛伊德所著的这本《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》，主要在说明如何从人们日常生活里时常发生的语误、笔误、或

读误等“错误”现象、或动机性“遗忘”，去发掘潜意识的存在，及了解潜抑作用的功能。弗洛依德在这本书里，不仅引用一般人在日常生活里发生的资料，而且引用他自己的实际经验，经由自我分析的方法，透彻的分析、解释深层精神活动的奥妙。精神分析的学说，一般人觉得深奥不易理解，可是这本书都是引用日常生活的实际例子来说明，深入浅出，使人念起来不但容易体会、了解，而且觉得津津有味，可说是学习精神分析的最好的入门书。

曾炆煜

译者序

近世科学发展史上，有三个最为杰出的人物，他们的成就，不但是提升其所从事的本行，使之跨入一个崭新的境界，流风所及，更普遍影响了人类思想及生活的各面向。这三个人，我们认为是：牛顿、达尔文和弗洛伊德。牛顿缔造了物理世界的秩序，达尔文的进化论，使得生物学和有关学科的知识，不再杂乱无章。而弗洛伊德代表的可以说是心理学摆脱哲学的范畴，步向科学之努力的一个颠峰。精神分析学萌芽于上世纪末，茁长于本世纪初，迄今依然是精神医学最倚重的一环。做为一种医疗方法，它所期望的，不仅是病症的消除，更重要的是，它致力于改变人心的结构，修正他对事物的看法，他的动机，加强他自主的能力。事实上，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力早已逾越医学，心理学的界限，渗透了一切的人文科学，弥漫于人类学、考古学、社会学、犯罪学、历史研究、教育理论、文学、艺术……之中，在每一个地方，它代表的总是一股激浊扬清的力量。诚如社会学家里夫所说：

“在弗洛伊德的作品里，你可以找到二十世纪最重要，最具威力的思想。它们已使西方文明的思想史全然改观。”精神分析学对于现代人心灵的影响，可以说是既深且巨的。

每一种划时代的伟大发现，最初总是不能轻易被人接受，像伽利略，像达尔文，或者比他们还要凄惨的，弗洛伊德的理论体系，自开创伊始，便不断地受到攻击和批评。然而弗氏生前的反对论调，固然都失之肤浅。弗氏之后的精

神分析学家们所持的看法和修正，也不能与弗氏学说的浩瀚博大相比拟。虽然随着工具、方法的益趋精密、客观，我们不能也不愿期望心理学永远停顿在弗洛伊德的阶段，反而应对巨大变动和突破性进展的可能性引颈以待，然而弗洛伊德的某些基本观点，无论如何，却是永远震撼的。就象牛顿的力学并不因相对论的来临而减其光彩，弗氏理论的未来性，至少也可以与此相比拟。就是基于这样的信念，我们才愿意在弗氏过世已逾三十年的今天，译介他的作品。

弗洛伊德学说的重心，大体可以分三个方面。其一，潜意识的发现和探讨。其二，原欲和幼儿性欲的理论。其三，对精神命定论的信仰。而就中尤以第一点最为重要。这也就是精神分析学有时被称作“潜意识心理学”或“深度心理学”的理由。关于性学及原欲，有《性学三论》译为论说。而这一本《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》，和《梦的解析》一书，则可以说是了解潜意识世界的最佳工具。关于精神的命定论，也以本书论列最详。

本书原名Zur Psychopathologie des Alltagsleben，一九〇一年发表于Monatsschr. Psychiat. Neurolog杂志上。一九〇四年在柏林发行第一版单行本，共分十章，一九〇七年再添加两章(现在的第三及第十一章)。终其一生，本书德文本共发行十一版，每一次改版弗洛伊德总要添加许多观察实例。本书改动之多，实可比拟于弗氏的另外两本名著《梦的解析》及《性学三论》而无逊色。

弗洛伊德所以会对这些日常生活的错失行为特别偏爱，无疑因为，它们和梦境同样地使他能够伸展其学说，应用于正常人的心智生活上面，而不再局限于心理疾患之中。基于同样理由，他常用这一本书来引导初学者跨入精神分析学的

殿堂。本书的素材，可以说更单纯，更具客观性，更切近每一个人无时不体验着的现象。在他为一般读者所写的介绍性文章里，他有时把错失行为看得比梦的解析还重要，因为梦境的追索常常牵涉太多复杂的心理机转，过份的深入，有时难免陷于涩晦。

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，虽然比较浅显易解，然而从这方面着手，来体会弗洛伊德学说的精要之处，却是十分恰当而有效的。此外，在这本书里，弗洛伊德还展示了他思想里极具重要性的观念：他对精神命定论的信仰。在本书的最末一章里，他便坚持了这样的看法：至少在理论上，心智历程的任何微细动向，都必有精神上的宿因可寻。如聚要想证明此一理念，错失行为的探讨可以说是最方便的工具，这大约是弗洛伊德看重本书的另一个理由。

林克明

第一章 专有名词的遗忘

一八九八年，我发表过一篇文章论遗忘的心理机转，现在我想把它的内容重复一下，做为更进一步探讨的起点。我曾把一般常见的熟名遗忘，拿来作心理学上的分析，并且从我所注意到的许多例子中，我得到一个结论，即这种常见而实际上不很重要的心智功能——记忆——的错失，可以有一个超越俗见的解释方法。

假如你要一位寻常的心理学家，去解释何以我们明明知道的名字，竟会记不起来，他也许会自得地回答你，说名字比一般的记忆内容更容易遗忘，他也许还会给他这个“遗忘选择性”下很精彩的理由，但是他不会指出任何深刻一点的决定因素。

经由对某些特别情形的观察，我进而对暂时性的遗忘现象，作了一次绞尽心力的检视，这些情形虽属特别，但是在某些例子中，仍然清晰可见。由这些努力中，我发现不只是“遗忘”，而且还有假的“忆起”，换言之，即某人在努力要想起被遗忘的名字时，却想起了别的名词来——代用名字——他本人虽然马上就觉悟到弄错了，但是这个代用名字却以极大的力量要强行冒出来，也就是要再造那被遗忘名字的机转，被另一机转所取代，因而弄出了一个不对马嘴的代用品来。

我以为这种机转的取代，并不是由于心理机转之反复无常，实则是遵循着一条合理合法的途径而得的结果。换句话

说，我认为新出现的代用名字，和那被遗忘的名字有直接的关系，假如我能够证明这一点的话，我希望能因此对名字遗忘之根本原因，投下一道曙光。

在一八九八年的那篇文章中，我所选用的例子是：我费尽力气去想欧威特屋顶那幅堂皇的壁画《最后的审判》的作者而不可得，结果冒出来的，不是被遗忘的那个名字——辛哲雷里（Signorelli）——而是另外两位艺术家的名字——包堤柴里（Botticelli）和波查菲欧（Boltraffio）。这两个名字一出现，我的判断马上很肯定的认为不对，而当旁人把正确的名字告诉我时，我又不可以毫不迟疑地认出来。我检讨了一下为什么会从辛哲雷里变到包堤柴里和波查菲欧，其间到底有什么因果或共通的途径，我得到了下面的结果：

一、辛哲雷里这个名字之所以会被遗忘，既不是字面本身奇怪，也不是因为这个字所出现的地方，有什么特殊的心理学上的特征，这个被遗忘的名字之于我，正如代用名字之一的包堤柴里一样熟悉，而比另一个代用名字波查菲欧还要熟悉得多，因为后者我顶多只知道他是一个属于米兰学派的艺术家而已。至于这个名字被遗忘的地方，于我似乎没有什么害处，也没有引起进一步的解释，那时我正坐在马车上，和一位陌生人从拉古沙经达尔马希亚到荷杰格维纳的路上，我们的话题转到意大利旅游上，这时我问我的旅伴是否去过欧威特，是不是看过×××有名的壁画？

二、为什么会把名字忘掉，我自己也想不通，直到我想起我在这个话题之前所谈的话时才了然于怀，这种遗忘叫做新的话题为先前的话题所阻。简单地说，在我问我的旅伴是否去过欧威特之前，我和他正在讨论波士尼亚和荷杰格维纳两地土耳其人的风俗，那时我联想起我曾听一位在该地开业的

同业说过的话,例如他们对医师有绝对的信心,而且完全服膺命运,当医师不得不宣告病人无望时,他们会说:“先生(德文为Herr)我能说什么呢?我知道假如他有救,你一定会救他的。”在这些句子中,我们可以找到Bosnia(波士尼亚),Herzegovina(荷杰格维纳),和Herr这几个名字和字,能够在辛哲雷里,包堤柴里,及波查菲欧这几个名字的变迁之间,插上一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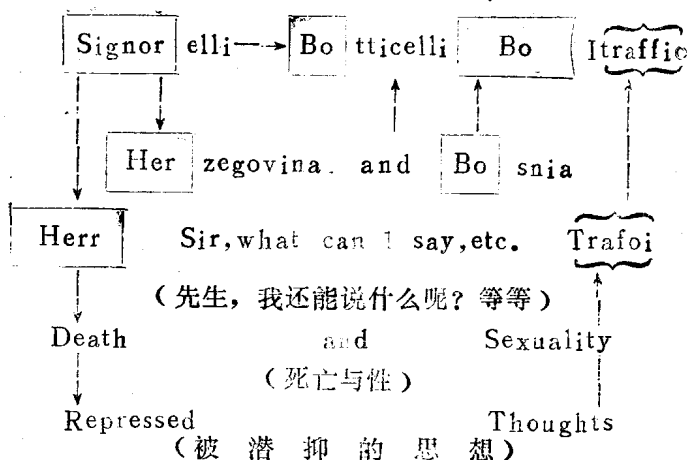
三、我认为关于波士尼亚土耳其人风俗等这条思路,能够阻挠了紧接而来的思绪,因为我的注意力在那后来的思绪尚未结束之前,就已经溜了出来,想要联想到我记忆中的另一件逸闻上去:此地的土耳其人,把性的愉悦视为最有价值的东西,遇到性的不调时,其极度失望沮丧之情,和面临生命的危险时的反应,成了奇怪的对比,我的同业的一位病人,有一次对他说:“你知道,先生(Herr),那个东西停止了,生命就再也不美丽了。”

我当时忍住了,没把这个特色说出来,因为我不愿意和陌生人谈这样露骨的话题,不过我还是和他继续谈了下去,同时把我的注意力,引离了那个可能和“死亡与性”这个问题发生关联的思维,那个时候,我还处在数星期前在查否伊(Trafoi)小住时所获一项消息的后遗效应之中,即一位我费尽心力的病人,终因不治的性不调而结束了一生,我很明白,像这样悲惨的事件,以及任何与之有关的事物,是不会有到荷杰格维纳的旅途上,跑到我有意的回想上的,但是由于Trafoi和Boltraffio(波查菲欧)之间的相似,使我不能不认为这个回忆,在那个时候确曾活动起来,虽然我曾极力去避免如此。

四、我再也不能认为把Signorelli(辛哲雷里)这个名字遗忘这回事,是一种偶发的事件,我必须找出在此过程中动机的影响。某些动机切断了我那些思维(关于土耳其风俗等等)

之间的联系，稍后又使我把那些与之有关的思维赶出了我的意识界，而且又可能引出了查否伊那件事的记忆来——那就是说，我想遗忘某些事物，也就是我潜抑了某些东西。说真的，我想遗忘的，绝不是欧威特大壁画的作者，但是我想遗忘的事，却和这个名字发生了关联，于是我的意志行为弄错了对象，结果我特意要遗忘某样东西的时候，却遗忘了另一个与我原意不合的东西。不想忆起是一回事，不能忆起又是另外一回事，假如这两者没有差别，则事情就要单纯得多了。现在经过这一番解释，就不再觉得所出现的代用名字太过离谱了，因为它们不但（以中间物的姿态）提醒我想记起的是什么，也提醒我想忘记的是什么，并且也告诉我，我应遗忘某些事物的打算，虽没有完全成功，但也没有失败。

五、在被遗忘的名字和被潜抑的主题（死亡与性等）之间，包括Bosnia(波士尼亚), Herzegovina(荷杰格维纳), Trafoi(查否伊)等名字，所形成的联系，其性质也很奇怪，附图原出现于一八九八年那篇文章中，用意就是想要以



图式来代表其关联。

Signorelli(意大利文,亦“先生”之意)这个名字被分成两个部分,部分音节,完全不变的借代用名词Botticelli出现,而另一部份则经由Signor(Sir, Herr)的翻译,而获得与被潜抑的主题之间的种种关系,但是也经由此,而于再现的过程中消失掉,至于它的代用名字,其形成的过程,正表示是经过同样的关联——即Herzegovina and Bosnia——而不管它们之间意义或音感上有什么差别,而生的一种取代现象,所以说,在这个变迁过程中,所有的名字就像是字迹里头各句子中固定的字节一样,由于意识对这个过程的情报不明,于是Signorelli(辛哲雷里)这个名字,就变成了新出现的代用名字。乍看之下,似乎含有Signorelli这个名字的话题,和紧接在此话题之前的被潜抑主题之间,没有什么明显的关系存在。

也许下面的说明不是多余的,即我这种解释的方法,和一般心理学所认定的记忆之再现和遗忘的理论,并无冲突矛盾之处,只是我们在某些例子中,把其他的动机,加在一向被认定是名字遗忘的因素上去,因而揭露了错误记忆的机转。而且为了要使被潜抑的主题,联带地控制了我们想说的名字,而把它一起潜抑下去这回事成为可能,他们所认定的遗忘倾向,在我们的解释中也是必不可少的。也许别的比较容易再现的名字,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,因为在这种名字再现的过程中,被潜抑的要素在不断地努力寻找出口,要到找到适当的状况,才冒了出来,这种情形是相当可能的。另外一种情形是潜抑现象圆满地发生,却没有引起机能上的障碍,更正确一点说,就是没有症状。

我们把名字的遗忘及错误的忆起作一摘要,可以发现:(1)有某一遗忘名字的倾向;(2)不久前发生潜抑

作用；（3）有在该名字与前此被潜抑的要素之间，建立了外在关联的可能性。最后这一项，也许并没有言过其实或估计过高，因为在大多数的例子中，只要有一点点的关联就可以产生类似的结果。至于这样的外在关联，是不是真的可以使被潜抑的要素起而阻止了专有名词的再现，或者要如此，更紧密的关联是否不需要……之类的问题，则又是另一回事，而且不是那么容易回答的。粗浅地想来，后面这项要求似可不要，而认为完全不同的两种内含作短暂的会合就够了，不过认真检讨起来，就可以发现这两种要素（被潜抑的和新出现的两者）之间，常常除了外在的关联之外，另有内容相通之处，这一点在Signorelli这个例子里也可以看到。

我们从Signorelli这个例子的分析中，其所获得的了解，到底有多少价值，自然全看我们把这个例子视为典型的或独立的例子而定，我必须在此申明，名字的遗忘附带错误的忆起，其发生的过程如Signorelli这个例子所表现者，并非不常见，几乎每一次我自己碰到这种情形时，我都可以用上述所说由潜抑物激起的情形来解释。

我必须再提一件于我们的分析有利的观点，来说明其典型的特性。我相信把名字遗忘附带错误忆起的情形，和那些不正确的代用名字没有冒出来的情形分开来，视为两种不同的情况是不对的。这一类代用名字，有的很自然地出现，有的则否，但经过集中注意力之后，也可以冒出来，而且一旦冒出来，就和那些自然出现的代用名字一样，和那被遗忘的名字以及被潜抑的事物，有着类似的关系。代用名字之是否冒出意识界来，似乎与两个因素有关：第一，注意力；第二，附着于心理上的内在决定因素，后者我可以在形成两要素之间必需的外在关联时，所动用的大小装备中找到。所以，很

多名字遗忘没有附带错误忆起的情形，实际上也属于代用名字形成的例子，其形成的机转也和辛哲雷里这个例子中的一样。但是我还是不敢说所有名字遗忘的情形，都是属于同一个类别的，因为有些名字遗忘的例子，无疑地是在一种更简单的情形下发生的，不过我们若说：除了单纯的名字遗忘之外，另有一种遗忘是由被潜抑的事物所激起的，则我们就相当地概括了“遗忘”这个事的经纬了。